

腸癌有年輕化趨勢

外科專科 張浩然醫生

格和醫心

根據香港癌症資料中心於二〇一五年紀錄，單二〇一五年，新患上腸癌就有五千人之多，這是香港人最易患上的癌症之一，亦是香港的二號癌症殺手。但最可怕的是，對於男性在二十至四十四歲的年輕年齡組別裏，腸癌竟然是第二常見的癌症，僅僅屈居於鼻咽癌之下，而於四十五至六十四歲的年齡組別，結直腸癌已經是第一號殺手。

我行醫近二十八年，便遇上四個病人是二十歲以下診斷為腸癌的病人。所以即使是年輕人，如果長期伴有腹部不適，千萬不要自行判斷為腸胃敏感，交給醫生診斷更加安全。腸癌的成因，部分由於先天性基因不良導致，但後天飲食習慣和生活習慣都會助長癌症的發生。腸癌是由於腸內表面的黏膜產生細胞變異引致。起初生一至二毫米的瘰內，繼而擴大，內裏的細胞經過若干年後起了變化，細胞分裂開始變得不規則、不正常，最後更不受控制，開始侵蝕周圍附近組織血管淋巴腺，這便是癌症了。

癌症面前人人平等，不分性別年齡，近幾年更是越來越多年輕人患病，但面對癌症不要膽怯，要有戰勝它的勇氣。

我曾有一位初初患病僅有十五歲的女病人，她就是成功戰勝腸癌的榜樣。花季年紀患上腸癌，檢查時已是第四期，腫瘤擴散到周圍組織和淋巴。在十幾年前的醫療水平，腸癌第四期的治療方法非常有限，但面對這麼年輕的生命，我和我的團隊都不願放棄，盡力將手術做得乾淨，將擴散的淋巴以及肉眼可見的腫瘤全部切除，手術很成功，但我們擔心肉眼看不到的腫瘤會遺留體內造成復發，建議女孩進一步治療。當時香港的標靶藥物剛盛行，價格昂貴難以負擔，女孩的父母通過諮詢在內地找到相似的標靶藥物，價格可以負擔，抱着試試看的態度返回內地用藥，結果很幸運的是藥物有效，女孩兩年時間都控制得不錯。但兩年後，女孩突發腹部疼痛，發生急性腸塞，所有人擔心病情復發，幸運的是疼痛因腹部很小黏連導致，並無大礙。十幾年過去了，這個曾經十五歲的女孩如今已三十幾歲，結婚生子，家庭幸福。

最壞的事情發生了，但不一定導致最壞的結果，如果選擇正面面對，也許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答案。這個十五歲的女孩很勇敢，雖然治療中總會遇到困難，總會有情緒起伏，但仔細想來沒有誰的人生一路平順，把癌症當成普通的困難去應對，你越強大它便弱小，張醫生會陪你們一起努力，打敗這個「敵人」。



閒旅

離開客廳時，感覺身體仍能走動，剛巧能把鑰匙插進門中，打開門後幸好尚能把門關上。我還未點燈，整個人已經倒在地上了。現在回想，當時我的意識清楚，只是全身失去了知覺，視覺亦全沒了。一個人躺在地上很害怕，究竟我躺在地上多久，我也不知。可能醉了，醒後沒有不適，便回到客廳去。天已夜黑，所有的朋友齊集在一起，我又活躍起來。

此時有一位東南亞裔的男生請我共舞，我答應了。中途他拿出一杯飲料，請我喝，我拒絕了。

坎特伯雷的「迷藥」

陳劍梅

絕了，因為我好不容易才醒來，不想再醉，此人卻繼續要求，我便離他而去了。窗邊那一角，就是我的希臘裔姊妹，她的男友也專程從老家過來了，我便去搭訕。那個晚上很愉快，因為當時未知自己已經「中伏」。

回港後與朋友聚餐，談起酒量，我很樂意分享這個經歷。有一次在北京公幹，衆多同行，我未能一起乾杯，忙請罪時，我亦分享了這個醉酒的事。數月前，朋友的女兒準備赴英寄宿，閒聊間談及此事。我的經歷離朋友很遠，她卻實在地告訴我，當年我喝下去的是迷藥。原來這些年來我都懵然不知，我為自己的愚昧驚呆了。幸好我記憶力尚好，此刻追索當天我拒絕喝下第二杯迷藥的情況：宿舍客廳內的音

樂沸騰，我的舞蹈身段絕不遜於他人。中央處正在熱舞的其他人我都不認識，眼前共舞者東歐堂友的東南亞男性朋友。隨著跌宕起伏的重音樂，舞動下去，不知不覺我到了酒吧旁。

我謝絕那杯中物之時，不遠之處傳來調凍飲之人的聲音，他告訴我的舞伴，我曾經回到自己的房間。然後他助我的舞伴把那杯轉交我的東歐堂友。舞會尚未結束我便離開了，因為晚上是最佳的溫習讀書時間。我離開時，東歐姊妹站在出口處，面有難色，手中仍是那杯。現在完全記起來了，原來一切都是人算不如天算。

(下)

永恆的雕像

姚曼華



文化經緯

在華沙市中心有一個名為「澡堂子」的公園。它是華沙最大的園林公園，也是歐洲最大的市內公園。

園中有一座用石頭修建的的樓房，據說就是當年國王洗浴的地方，但外觀平淡，引不起人們的興趣。茂盛的林木，幽深的景致，才是我們的喜愛。公園始建時正值歐洲掀起中國文化熱。工程的出資人、波蘭末代國王斯塔尼斯瓦夫便是這股熱潮的鼓動者，於是公園中便有了中國大道和一座中國亭子。道路兩旁豎立着的雖是歐洲風格的燈杆，但路燈只要罩上中國的紅燈籠，便散發着中國韻味了。公園中不小的池塘裏，還有波蘭和外國遊客在划動那精緻的中國小龍舟呢。

我們當然為園裏的中國元素自豪！不過來此的目的，卻是瞻仰在公園最高處屹立着的那尊巨大的雕像——人人仰慕的音樂大師蕭邦的第一座紀念像。它由深褐色的裝飾銅鑄成，高五米，重十六噸，寬大的底座用的是淺褐色的花崗岩。雕像構思深邃獨創，造型新穎別致：蕭邦坐在一棵柳樹下，上身微微傾向右方，樹幹則向左舒展，一斜一展，現出了明快的節奏。蕭邦的頭髮和斗篷在風中向右飄動，柳樹的枝葉也被吹拂到右邊，垂落到蕭邦身後。波蘭著名鋼琴教授艾凱爾先生曾向我們介紹說：「這飄垂的枝葉，它的造型其實是一隻手——一隻具有象徵意義的大手」。在枝葉的飄拂下，人體和樹幹融成了一個完美和諧的整體。蕭邦兩眼輕合，眉頭朝上皺，流露出淡淡的哀愁；緊閉的雙唇和面部剛勁的輪廓卻顯示出他內心的倔強。這位鋼琴詩人似在憂傷，在沉思，在悲憤……從他那正彈奏鋼琴的右手指上，人們彷彿聽到了這位愛國音樂家為反對沙俄的華沙起義及其失敗譜寫的扣人心弦的悲壯樂曲。

雕像為公園增添了魅力，吸引着成千上萬的遊人。波蘭的青年男女，結婚時會穿着禮服、披上婚紗在雕像前攝影留念……一位到波蘭參賽的中國年輕女鋼琴家還風趣地對我們說：來波蘭，拜的就是這尊「神」呵。於是，人們淡忘了這裏是「澡堂子公園」，而把它稱為「蕭邦公園」。

波蘭經歷過種種磨難，這座雕像同樣歷經了極其曲折和不平凡的建造過程。蕭邦於一八四九年與世長辭，但他對祖國至誠至深的愛，他為後人留下的豐富的具有濃郁民族風格的優美樂曲，卻深深地活在人們心中。蕭邦逝世後二十七年，華沙音樂學會就提出建立蕭邦紀念像的設想。但在波蘭被瓜分和滅亡的歷史條件下，這首先要徵得沙俄佔領者的同意。一九〇一年，一位波蘭女演員為沙皇尼古拉二世演出歌劇後，大膽地提出了這個請求。儘管沙皇僅在口頭上勉強應允，仍激起了華沙市民的熱情，遂成立了一個專門委員會。委員會衝破重重阻力，一直到一



華沙「澡堂子公園」中的蕭邦雕像

資料圖片

九〇九年才舉辦雕像模型比賽，蜚聲歐洲的波蘭雕塑家希曼諾夫斯基才華橫溢的創作在六十八件應徵作品中奪魁。可是，立像計劃提上日程，還須經沙俄杜馬（即國會）和皇家美術學院正式通過，最後由沙皇批准。委員會費盡心血，幾經波折，總算獲得了成功。但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立像計劃只得擱淺。

一九一八年，在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苦難後，蘇俄無條件地承認了波蘭的主權和獨立。享受着獨立自由的波蘭人民，隨即想到了在淒苦中客蕩異邦的祖國的兒子——想到了這位為鋼琴藝術乃至整個音樂史作出重大貢獻的波蘭驕傲的兒子，人們又為建立蕭邦雕像四處奔忙起來。通過義演、義賣郵票等方法募捐，最後籌足了資金。為使雕像取得最理想的效果，決定把材料運到巴黎去鑄造。最後，由市長選定在現址立像。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紀念像終於落成。這一天，陽光格外明媚，有三十多個國家派代表團前來出席開幕式，祝賀波蘭獨立後為蕭邦立起的第一座雕像。這座雕像很快燃起了「蕭邦熱」，接着成立了「蕭邦協會」。一九二七年即舉行了首屆「蕭邦國際鋼琴比賽」，並決定這項比賽每五年舉行一次。各國青年鋼琴家會聚華沙，展示他們演奏蕭邦作品的才華；蕭邦的音樂隨之得到進一步的傳播並為世人倍加熱愛和理解。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華沙遭受了殘酷的蹂躪，這尊雕像也厄運難逃。

在那些黑暗的日子裏，哪裏響起蕭邦的音樂，哪裏就有人群聚集。德國著名作曲家舒曼曾說過：蕭邦的作品是「隱藏在花叢中的大炮」。希特勒擔心蕭邦音樂中強烈的民族意識會點燃起波蘭人民的反抗，便下令禁止在波蘭演奏或播放蕭邦的音樂，並於一九四〇年命令將雕像炸毀。他以為這樣就徹底埋葬了蕭邦。殊不知恰恰暴露了「希魔」的怯懦。游擊戰士當即把雕像被毀的情景拍成照片，寄給在倫敦的波蘭流亡政府，並藏起



波蘭首都華沙極具北歐風情

資料圖片

了殘骸。

五年後，戰爭終於結束，全國各地紛紛要求重建蕭邦紀念像。有關方面一致同意，並決定華沙市的蕭邦像首先應照原樣立在原址，象徵蕭邦不容摧毀，波蘭不會滅亡。為此，雕塑家希曼諾夫斯基的兒子找到了原像的模型和被毀的殘骸，塑像工作再次啓動。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一日，蕭邦紀念像又重新豎立起來，第二次隆重揭幕。這尊會驚動過兩個暴君的紀念像，仍像當年一樣展示着波蘭的力量。今天，在外國人心目中，雕像已成波蘭的象徵。「全歐電視聯播節目」將它作為播放波蘭消息的標誌；我國媒體介紹波蘭時，也總喜歡刊登上雕像的圖片。

在蕭邦協會的組織下，每年五月至九月的每個星期日，都要在雕像下舉行露天音樂會。雕像底座右邊的平台，正好放置鋼琴。為給演奏家遮陽擋雨，琴前還架起一把美麗的大傘。協會邀請波蘭和世界各國的著名鋼琴家來此演奏蕭邦的樂曲。我國鋼琴家也曾不止一次在此演出過。

來自波蘭和其他國家的熱心聽眾，總是早就在雕像四周的長椅上佔據一席，邊等候邊享受花叢中散發的芳香和歐洲難得的陽光。就在這裏，蕭邦作品中那些充滿激情和詩意的旋律，年復一年地在天空中迴盪，在人們心靈中流淌……

祝願這座非凡的雕像，同蕭邦那些不朽的音樂詩篇一起，永存於世！

春來花可餐

林玲

飲食男女

小時候受我爸的影響，也愛看看武俠小說，印象最深的是金庸筆下有個美若天仙的小姑娘，興趣愛好是吃花，她說：「有許多許多好看的花，開在草地上。你一眼望出去，鮮花一直開到天邊。我寧可不吃羊肉，也要吃花。」她還說：「想是因為我愛吃花，所以自幼兒身上就有股氣味。」

讀過的朋友大約也猜出這姑娘的名字了——她叫做香香公主。

小時候天真爛漫，看着書中這樣寫，就不禁在想：吃的花多了，就能省下香錢麼？於是深以為奇，偷偷掰下瓶插的玫瑰花瓣塞進嘴裏，噴，不僅苦澀，還被我媽發現後狠狠地教育了一番。這是我年少無知的糗事，被家人毫不吝嗇嘲笑了許多年。然而他們笑的，不僅是吃花的傻氣，還有吃得不成章法吧。

中國飲食文化講究的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一切可為盤中美味，或變為美食的助力。翻開古老的食譜，《山家清供》、《養餘月令》就記載了多種花餡，有簷葡煎、菊苗煎、芙蓉羹……玫瑰可製蜜餞，櫻花、紫藤能作糕點，麵拖玉蘭享譽中外，哪怕是國色牡丹皆可食。

「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

酥煎。」蘇東坡在《雨中明慶賞牡丹》中提到的「著酥煎」，把即將凋零的牡丹花瓣擲下，洗淨，裹上麵粉或蛋液，用素油煎炸後食用。一樣是「未忍污泥沙」，吃貨的選擇，大概會讓扛着花鋤的妹妹妹背過氣去吧。這是玩笑話，但花食，的確曾在古代風靡一時。牡丹、玉蘭、南瓜花、菊花都可煎炸，且多半是甜食，飽浸糖水後油炸，或在煎炸後撒上白糖、紅糖、玫瑰糖。滋味麼，據說外酥內嫩，齒頰留香。當然，也有別的法食，比如《影梅庵憶語》中提到，董小宛「釀餡為露，和以鹽梅。凡有色香花蕊，皆於初放時採漬之，經年香味顏色不變，紅鮮如摘。」

去年秋天，朋友寄來一個綠色的小饅子，打開後驚喜地發現竟是滿滿的一罐桂花，一顆顆花冠合瓣四裂，小小的淡金色花苞裏纏綿着濃郁的醉人香氣，這不禁勾起我對桂花的甜美記憶來。從前，奶奶佝僂的身影總會在今秋時穿梭在時花弄草的忙碌裏，而搖曳滿地的桂花，就是一年至秋最佳的饋贈。她會把桂花曬乾後裝在枕芯裏，那些香甜氣息呵，妝點了我無數童年的美夢。

桂花雖是秋來之物，但那釀好的糖桂花確實一年四季皆可食的。如今這個年代裏，吃花的人也不少，因為流行時尚創新菜，我曾在菜單上見過諸如洛神花銀耳湯、木槿花鮑魚、荷花炒豬肝等等，新鮮有餘。然而雖是花饌，鮮花卻淪為輔料，總覺得辜負了一場花開花落。

春來花可餐，但也要食得其法，才算是對得起五臟廟裏玲瓏心中的一番風雅。

春來食花也是一件風雅事 作者供圖



西方現代婚姻

純上

東西走廊

據說，英國作家簡奧斯丁的小說出版以前，婚姻必須以愛情為基礎的觀念在西方根本不存在。傳統婚姻以兩個家庭、家族的經濟與政治需求為出發點，結婚可以為家族整合資源，也能為自己找到「飯票」。因此，門當戶對十分重要。農民找農民，烘焙師找烘焙師，這樣才能「強強聯合」，保證生存、繁衍。夫妻是否相互愛慕無關緊要，父母之命、家庭支持才是傳統婚姻的根基。這與中國古時的包辦婚姻異曲同工。

十八世紀「愛情婚姻」的觀念開始在西方興起。有趣的是，那時男人比女人在婚姻方面顯得更「浪漫」。社會學家說，這不足為奇，因為男人有更多選擇，可以低娶，可以外出工作掙錢，女人卻不然。

她們必須理性考慮能否找到足以託付終身的「長期飯碗」。這也與中國民間流行的「嫁漢嫁漢，穿衣吃飯」的說法相照應。當然，婚姻觀的改變與社會性別觀念的變遷也有直接關聯。十八世紀前女人可以外出工作，同樣掙錢養家餬口。十九世紀以來一直到二十世紀初期，「男主外，女主內」的觀念在西方盛行，女人成為全職太太，在經濟上就更依附於丈夫了。

西方浪漫婚姻的最初設想是「異質相吸」，即，夫妻雙方在性格、興趣各方面截然不同，既相互吸引，又互相補足。不過這種婚姻觀很快發生了改變。二十世紀中期以後，人們選擇配偶時更多尋找與自

己三觀契合、興奮點相似者。而且，在美國西北大學心理學教授芬可（Eli Finkel）看來，當代西方婚姻已越來越有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不全則無」（All or nothing）的傾向。

也就是說，人們對婚姻的期待前所未有地拔高。上個世紀五十年代大眾眼裏的美滿婚姻當下可能早就以離婚收場了。如今的理想婚姻不僅要保證衣食無憂，提供關愛、溫馨的氛圍，而且還是解鎖個人潛力，達到自我實現的不二法門。正如傑克尼克遜（Jack Nicholson 港譯積·尼高遜）在奧斯卡得獎影片《盡善盡美》（As Good As It Gets 港譯《貓屎先生》）中說

的，正因為有了愛情，他這個刻薄好鬥的強迫症患者才「希望自己能成為更好的人」。芬可說，婚姻觀念的演變也像攀援馬斯洛的幸福金字塔，從最基本的溫飽需求上升為追求歸屬感，最終達到自我實現。

現代婚姻被視為能實現「米開朗琪羅效應」，具有將完美的藝術品從頑石中解救出來的神奇效能。但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曾幾何時，我們將過去從朋友、父母、同事、心理醫生那裏能獲得的幫助和支持都轉而寄託到對婚姻的希冀上。正如攀援高山，無限風光在險峰，但不灑汗水也無法領略他人看不到的美景。如果對婚姻只有夢想卻不願付出

艱辛勞動來呵護、發展情感，當然也沒法獲得理想婚姻。

芬可承認，當代婚姻的最佳狀態的確甜如蜜糖，但有時也令人有缺乏自由，不得呼吸的窒息感。那麼夫妻之間怎麼相處才是恰好？他建議，首先要用變化的眼光來看待般配不般配的問題。人的性格具有可塑性，言行也能通過訓練改變。如果配偶犯了小錯，不要耿耿於懷，歸咎於本性難改，而應該彼此多體諒，多磨合。第二，不要對婚姻期望過高。就如投資理財，把所有資源投入到高收益高風險的股票上，可能一本萬利但也可能血本無歸。我們大可將「社會投資多元化」，與朋友、同事、親人分享生活，而不是聚焦配偶一人，斤斤計較，吹毛求疵。

情人節剛過，有關西方現代婚姻的討論也許對國人的婚姻狀況也有啟迪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